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紅樓幻夢

第十回 頌御宴賀喜聞新娘 續前緣借屍還豔魄

話說寶釵、黛玉說說笑笑，晚間寶玉回來，同商酬客。寶玉道：「老爺說，今次很累贅，比前次加上幾[十]倍的人。會試、殿試同年中有賀過兩次的，老爺要分別出來；虧得大老爺說：『賀過兩次的，難道要酬謝兩回嗎？』只好普同一例。將來彼此往還，總有厚薄不同。開了單子，要二十天才請得了。待外面請完，再請裡頭的。只怕女眷更瑣碎呢！」黛玉道：「咱們合太太商議，也要記明白了，遺漏下來，招人抱怨。再太妃同各誥命都喜歡在園裡坐，就在園裡各處擺席。」寶釵道：「只怕也得十幾天。」

寶玉道：「請完了酒，姑媽、兄弟進了新辦房，再游花燭喜事。最好三個園相通，並成一處，幾天才逛得遍。咱們新園中有個幽香谷，樓下十幾間套房，千百叢蘭蕙四季開花。咱們將來遊園晚了，就到那裡歇著。」黛玉道：「只聽你說得好，叫你弄個圖來瞧瞧，若有不要的地方，趕早更改。說過幾次，你只當耳旁風。」寶玉說：「你那裡知道，這位虞自如先生真好本領，他說造園子不用畫圖。只見他用些竹筋，紮個間架，依他式樣、丈尺做了，成工就很妥當，各處裝修窗格欄杆也不費事。他拿支筆，同把作的匠人說說畫畫就是了。頭裡請教他繪圖，他說：『很可不必，圖在我肚裡。』他這麼說，我拿什麼把你瞧？」此話慢表。

過了幾天，榮、寧兩府大排筵宴酬客。不過堂張燈彩，筵獻珍饈，人語喧嘩，樂聲嘹亮。鬧了半月，接上園中錦繡成叢，綺羅作隊。頭一天請的是各郡王太妃、王妃，八公誥命，中堂、尚書各誥命。賈母以下，都是盛妝。席設大觀園。那天，到了北靖王太妃、南安王太妃。入公以下各誥命，到了大半。

客人到齊後，賈母率領邢、王兩夫人、尤氏上來安席。只見北郡王太妃、南郡王太妃笑嘻嘻說了些話，向賈母道：「請府上諸位都要會會。」於是，賈母命李紈等帶了眾姊妹出來相見。兩太妃指著黛玉、喜鸞問賈母道：「這位林小姐是會過的，這一位是誰？」賈母回道：「是小孫女，許字小外孫林瓊玉的。」兩位太妃笑道：「兩位都是殿撰夫人。兩位新殿撰，才品兼優，歷來罕有；兩位夫人神采飛越，美麗豔華。咱們見的人很多，再沒有這兩位怪俊的極絕了。不知道可能夠認在咱們名下？」賈母道：「只怕他們年輕，一切不諳。既蒙垂愛，正當遵諭。你兩個還不快些磕頭！」黛玉、喜鸞忙跪下去，北郡王太妃笑嘻嘻拉著黛玉道：「我的兒，免禮罷！」南郡王太妃拉著喜鸞起來。自此黛玉、喜鸞，人都改稱郡主，身然尊貴。比時兩王太妃的隨侍就在兩太妃席旁添設兩坐。黛玉、喜鸞請兩太妃坐後，於是眾客坐定。黛玉、喜鸞復出席，到兩太妃前告了坐，又到各誥命前讓了一回，再歸原位。

酒過數巡，只覺盈庭香氣，滿耳笙歌，須臾樂止，太妃命：「免戲。咱們倒是說說話很好。」談了一會，問及瓊玉何時完姻，黛玉回道：「擇定十月朔進新房，完雙重花燭。」太妃問：「怎麼雙重燭？」黛玉回道：「原定李家大嫂子的妹子，」一面指著喜鸞道：「後首又定這妹子。」太妃笑道：「那天咱們要來喝喜酒，今兒肴陳多品，已足領了。」一面同各誥命起身告辭。

兩太妃攜了黛玉、喜鸞道：「過一天再接你們到咱們家逛逛。」黛玉、喜鸞道：「改日自當潔誠再來拜過。」眾客敬後，第二日又請各誥命。挨次請畢，又請各親族幾天。黛玉、喜鸞擇日拜見兩太妃，孝敬的重禮，無非金寶衣飾奇珍之類。那裡亦有厚賜回復，又賜每人四名采女。

兩太妃進宮，說及賈寶玉之妻林黛玉、林瓊玉之妻賈喜鸞，才品若仙，世間罕有，已認為己女。瓊玉、喜鸞擇期十月朔日完姻。宮中聖後喜動天顏，因今歲兩狀元才貌極優，配著這般美麗佳偶，乃是熙朝人瑞，即頒下旨意：御賜金花彩緞、雙輝燭、和合杯、御筵四席；賜賈寶玉夫婦、林瓊玉夫婦於十月望日在榮禧堂飲偕減宴，著南北兩郡王太妃陪宴。因黛玉、喜鸞係太妃郡主，又欽賜珠冠彩服，以彰至意。這旨意一下，把賈母、賈政、王夫人、舒夫人喜的難以形容。瓊玉進屋，迎娶李紋、喜鸞，同日雙婚。若論前後聘定，該李紋居左，喜鸞居右。無如要遵國制，只得讓喜鸞在左，李紋在右。此時寶釵亦在黛玉之右。

九月將盡，這幾天榮、寧、林三府上下的人，個個歡欣鼓舞，忙得徹夜無眠，不知疲倦。卻是為何？自從黛玉分財之後，賈赦做中，酬金六萬；贈賈璉、賈珍酬勞各一萬；凡族眾以及戚好，酌量親疏，多寡不等，均有所贈；榮、寧兩府幾等家人僕從亦有獎賞，每逢辦事，賞罰嚴明。所以這兩件喜事出來，各人盡心竭力，不約而同，辦得堂皇妥協。

寶玉預先向尤氏將萬兒討來，配了焙若，雪雁配了鋤藥，佳蕙配了掃紅，春燕配了墨雨，春纖配了錢華，鸚哥配了張秀，統霞配了周順，文杏配了馮樣。這八個通房丫頭做了成房媳婦，每日同襲人照應一切衣飾動用什物；焙若等八人，每日伺候寶玉跟班。

到了月盡這日，林府十幾房總管、男婦家人已將各處鋪設齊整，專候主人進房。新房正宅大廳二廳、東宅大廳二廳、西宅大廳二廳，都是戲筵；書房前後左右七八處花廳，以及內裡正宅、東西兩宅十幾處的廳堂，都是賓朋滿座，賞宴暖房，說不盡的富貴繁華、風流盛事。撤席之後，大眾同來賈府飲送親筵宴。

看看已屆月朔吉時，先是賈赦、賈政率領眾子姪送瓊玉過來，然後舒夫人坐著大轎在前，賈母率領邢、王兩夫人、尤氏、李紈等在後，亦送過來。先參了天地，香火祖先，再是兩府男女上下人等一一道賀畢，內外各處，大眾重複上席，飲接親宴。酒過數巡，女自賈母，男自賈赦，又率領著眾人趕回來送親。俟彩輿一出門，又即趕到林府這邊接親，這些隨從人等忙得煙霧塵天。

再說喜鸞在王夫人正房梳妝，李紋在園內榆萌堂後梳妝，交到良辰，賈府儀門內外鼓樂喧天，大觀園各處筵歌滿院。黛玉、湘雲扶了喜鸞出堂，坐著一頂十六人抬的大紅呢紹金滿繡彩輿，輿前四對提爐，二十四對提燈；園內寶釵、岫煙扶了李紋出堂，坐著一頂八人抬的大紅呢灑金堆繡彩輿，輿前兩對提爐，十二對提燈，接著喜鸞的彩輿。後面送親四人：黛玉坐著十六人抬的綠呢三色繡金三紅堆彩的繡輿，輿前四對提爐，二十四對提燈；寶釵坐著八人抬的綠呢堆金紅彩繡輿，輿前兩對提爐，十二對提燈；湘雲、岫煙各坐著四人抬的大轎，每人轎前八對提燈。這四人送過大街，先抄近路進了林府，等候接親。

此時單表林府執事在前開道，榮、寧兩府並南安郡王執事在後護送，三聲炮響，一直擺去四五里長，繞過前後左右幾條大街，再轉到林府來。頭站一到，門前三通號炮接上，門內大吹大擂，門外花炮連天。看熱鬧的人挨肩擦背，氣喘汗流，擠得如潮水一般湧來湧去。

彩輿進了林府正廳落下，自儀門外鼓樂喧圍，一直接至內裡洞房，竹簧嘹亮。黛玉、寶釵、湘雲、岫煙將兩位新娘迎接出轎，上來了四個采女扶著喜鸞，四個伴娘扶著李紋。彩輿扶喜鸞先站立堂中，賈璉、寶玉引瓊玉出來。瓊玉、李紋並立，向上行參郡主之禮，彩輿叫「免」，瓊玉向上四揖，李紋向上四福。然後瓊玉在左，喜鸞在右，李紋又在喜鸞之右，到香案前，三人同拜了天地，又拜了香火祖先父母，再三人對面交拜，送入洞房。瓊玉先進東洞房來，同喜鸞合盃、坐床、撒帳，再進西洞房來，同李紋合盃、坐床、撒帳。退了出來，兩府男婦上下人等，一一道喜，接著各同年、兩府世好姻親、各誥命賀喜者絡繹不絕。內外廳堂幾十處開筵演戲，自午至酉，各客賀完才散。

是夜寶玉、黛玉先送瓊玉入東洞房，與喜鸞共樂於飛；次夕寶玉、寶釵送瓊玉入西洞房，與李紋同偕伉儷。一連鬧了幾天，方才稍暇。兩府眾人歇息未久，又要辦望日恭領御筵一事。雖說人人疲倦，卻是喜逐顏開。

獨有一人心中懊悶。列位看書先生估量是誰？卻是那有名的潑辣貨王熙鳳。只因黛玉回生，寶玉騰達，又來了瓊玉一家，寶玉、黛玉、瓊玉這三人勢氣巍巍。現在榮府家政，全是黛玉主持，熙鳳不過照應呆事。大凡底下眾人赴勢趨炎，總巴結寶、黛二人。賈璉卻不介意，手內數餘，倒也樂得閒散。熙鳳平昔全仗威權作用，此日無權在手，作不起威，又見黛玉已為郡主，全家敬重，誠恐報復前仇，懷著鬼胎，每每時常怨恨，背人自傷。這是他的心病。外面還要強作歡笑，趨奉黛玉，常在黛玉前獻勤設計。無奈其尖刻性成辣手，有傷厚道。黛玉不駁其言，不從其行，屢屢沒趣，落得底下人背後笑話。這且按下。

到了十月十五黎明，寶玉穿著福色地三藍滿繡壓三色金線朝衣、天青緞鸞鷲褂、三藍倭緞繡金飛魚殿撰朝冠、蜜蠟朝珠；黛玉

穿著大紅緞五色滿繡金妝蟒外罩，翠藍刻絲彩紋金團龍霞帔，下穿蛋青三色藍繡蟒朝裙，頭戴七鳳寶珠赤金冠、硨磲頂簪、玳瑁圍帶；寶釵穿著大紅緞五色壓金堆繡妝蟒外罩，三藍刻絲彩紋鸞鷲霞帔，下穿果綠五色繡蟒朝裙，頭戴七鳳寶珠赤金冠、硨磲頂簪、玳瑁圍帶。瓊玉服色同寶釵一樣；喜鸞服制同黛玉一樣，惟裙色是鵝黃的；李紋服飾同寶釵一樣，惟裙色是月白的。兩家夫婦六人，同在榮禧堂等候。一眼望去，四美具，二男並，富貴榮華莫盛於此。交辰的時候，兩太妃到齊，都在榮禧堂等待。

到了巳初，先有兩個內監來，赦、政二公邀到寧禧堂去坐了。隨後御筵四席抬到榮禧堂設下，將彩緞供於案上，寶玉等六人簪了金花，炬起雙輝燭，先在香案前謝了恩，將和合杯盛著御酒，又跪下，每人飲了雙杯，再起來入坐。堂中正設四席。中兩席，正面中之東寶玉，中之西瓊玉；東之東黛玉，西之西喜鸞；東之側寶釵，西之側李紋。旁兩席，正面北郡王太妃在東，南郡王太妃在西。八人坐定，樂奏筵開，喧嘩頓止，笑語依稀。侍立的下人成千壘百，站滿階庭，納罕稱奇，贊揚喝采。酒餚數巡，席終樂止。六人復詣香案謝恩，又向兩太妃磕頭慰勞，然後賈母、邢、王夫人、黛玉、喜鸞等送了兩太妃回去。

內裡的親戚、族眾女眷來賀喜的，都在榮禧堂後，太妃回去，大眾轟了出堂；外面各同年、親友數百人亦轟到榮禧堂賀喜。內中有南邊同年百餘人，要鬧新娘，並要鬧老房，於是將寶玉夫妻、瓊玉夫妻通圍在堂中。喜鸞、李紋現是新娘，腴腆猶可，直把寶釵、黛玉臊得可憐。後面盡是女客，內外擁擠，華堂類於戲場，嘈雜之聲、美麗之色，亂耳迷目。有幾位說：「咱們來數百子揪拳。」有兩位說：「要斯文些。或射覆，或限韻做詩，或請新娘出對子，對著的領喜果，對差的罰，依金谷酒數，可好麼？」有位說道：「勸年兄不必班門弄斧了。這四位新夫人通是博學奇才，賈二哥、林大哥都要遵闈教的，咱們倒在這裡當堂出丑嗎？」又有說：「不相干。橫豎咱們臉皮厚，輸下酒來，有他們肚皮寬的嗎。怕什麼呢？」

正在紛紛嚷嚷，忽見傻大姐從中間人縫裡鑽出來道：「咱們老太太說，請諸位老爺坐著。」停了一會，望著黛玉、喜鸞道：「郡主二位」，又歇了一會，望著寶釵道：「寶二奶奶」，又到李紋這邊道：「老太太叫奶奶坐著不妨的。」眾人見他粗傻，說話無倫有趣，大笑起來。有一位說：「論理，二位郡主跟前不敢囉唆。今兒是御筵賜賀，咱們奉旨鬧新娘的，還要領喜果，喝喜酒，有一天的大鬧。四位年嫂夫人金蓮纖小，豈能久站？況且這位薛年嫂又重身，更不能站，都請坐了。」寶玉道：「諸位年兄先請坐了。」底下人連忙搬椅、撥杌、擺馬紮子，大眾坐下，也有拿墊子盤坐在地上的。

卻說黛玉合寶釵時常調笑，忽聽說「重身」兩字，心內想道：「大肚子的新娘倒也罕見。」於是望了寶釵一眼，果然肚已出懷，比平日格外高拱，不黨微微的笑了一笑。事有湊巧，不約而同，喜鸞、李紋也望了寶釵一眼。李紋不過略動形色，喜鸞則笑見於面，寶釵燥得滿臉飛紅。四美中，一個含羞，更增嫵媚；三人帶笑，愈覺獅妍。黛玉、喜鸞、李紋姿容絕世，一人一笑，足可傾城，三人同笑，觀者無不傾倒。

同年中有一位姓駱名荻漢，人都渾叫他樂的欺。此人是個麻臉，近鬚眼，又有些迂腐氣。盤坐在地上，見眾人笑說：「好了，好了！新娘子都笑了。」他抬頭望新娘子笑。不防上面同人逗他取笑，把塊柑子皮擲下來，正打在他臉上。一個寒驚，將頭一搖，把碩帽子丟在地上。原來此人是個禿子，引得眾人哄堂大笑，四位新娘掌不住也笑了。有兩位將他帽子踢到一邊，這位樂的欺爬到那邊去抓，那邊的人把帽子踢了回來；待他剛爬過來，這邊的又把帽子踢了過去。這樂的欺如狗子搶骨，在地下亂爬亂抓。滿堂上下兩千人，只聽一片呵呵哈哈，笑聲如潮水奔騰。又有一位將他這帽子藏了起來，樂的欺找不著帽子，直癡癡的站起來道：「你們這麼玩。我就不戴帽子了。」忽聽一位高聲叫道：「咱們有頭髮的，戴著帽子還怕冷；駱年兄頭上無毛，受不住冷。別叫他光著這禿腦袋，凍出瓢子來。」話猶未絕，喜鸞「撲嗤」的一聲笑了出來，黛玉也「嗤」「嗤」的笑個不住，寶釵、李紋笑得用帕子捂著臉。滿堂大眾的人笑聲如倒壁頽牆，有笑得前仰後合的，有笑得彎腰的，搖頭的，拍手的，鼓掌的，雙足亂跳的，淌淚的，流解的，揉肚的，捧腹的，種種形狀不一。女眷們亦笑得嘻嘻哈哈，撞到屏上，幾乎靠倒，許久的工夫方才止住。

賈母在裡面未聽真切，忙叫人擠出來問是怎麼樣。有一位說道：「你回老太太，就說這位駱老爺蹲在地下瞧新娘子的腳，不知惱了那一位新娘，踢掉他的帽子，他就賭氣挺著這光禿禿的腦袋捱凍。」一語才完，又笑得大眾氣阻聲喧。喜鸞笑得渾身亂抖，八個彩擯、媽子、丫頭，連忙站在四位新娘面前遮住了。

那位藏帽子的拿出來，替樂的欺戴上，一面說道：「咱們今兒鬧得新娘大笑，不但領喜果，還要喝喜酒呢！」賈璉趁此轉彎，說道：「喜酒待晚上才得上席。諸位兄台也乏了，請到邊廳歇歇，吃喜果罷！」眾人問：「給咱們多少？」賈璉道：「除吃的不算，每位奉敬一擔。」大眾謝道：「這就很叨擾了。」有一位說：「咱們得了許多果子，要格外提出兩擔送駱年兄才公道。」又有一位說：「這是為什麼呢？」那位說：「鬧出果子的功勞，全虧駱年兄這個光禿腦袋掙出來的。」滿堂的人又大笑一陣才散。客去之後，內外猶聞笑聲。

寶玉夫妻三人，待瓊玉等三人去了，才進來更衣。寶玉、黛玉正要進園，忽見個媽子慌慌張張跑來說道：「婉香姨娘不好了。」嚇得寶、黛二人渾身打戰，連忙趕回瀟湘館。只見紫鵲涕泗交流，道：「婉妹早晨就叫心中難過，已將兩儀膏給他吃了，不見怎樣。晌午的時候覺著好點了，就問：『郡主合二爺領宴還沒完嗎？』我回他還早呢！他就哭起來道：『郡主同二爺待我的恩典，今生不能報答了。可憐我這會兒要見一面都不能夠，我要去了，你代我回罷！』話未說完，寶、黛二人哭得悽惶絕絕，忙要進房去看。紫鵲道：「不必進去罷！」二人如何肯依？直至床前，撫屍大痛，二人音啞喉乾。寶釵同襲人、鶯兒等亦到，眾人又圍著大哭。

原來五兒體質本弱，不勝勞頓。近因各事繁雜，悉心籌畫，辦得精詳妥貼，竟算黛玉一隻臂膊。用心過度，已經受傷。近來寶玉長住瀟湘館，寶釵、紫鵲懷孕，與寶玉隔房，黛玉廉靜，寶玉常同婉香共寢，又傷於色慾，致患急損之症。王太醫已回難治，寶、黛二人終日焦憂，不料今日竟咽氣了。

畢竟黛玉心驚，向寶玉道：「且緩備後事，我有道理。」寶玉、寶釵會意。到了晚間，炬起夢甜香，寶、黛二人就寢，去見林公。先將娶的兩位新人品貌才情一一告訴，林公夫婦自是歡喜。賈夫人道：「頭裡你們將瓊兒同小姨帶來，我見著很喜歡。瓊兒合黛玉兒彷彿，這小姨就合我一母同胞似的。家道一切難為他主持，而今又娶了兩個好媳婦，陡然尊貴。我雖不能在陽世目睹，也不枉一輩子的事了。你們府裡靠著你二人的，將來還要大大發旺，你們老爺、太太也不枉這一輩子了。咱們兩家都好；也不枉老太太操了一輩子的心。」

林公道：「你們此來為什麼事呢？」黛玉將婉香之故告訴出來。林公即差鬼役移文查其簿錄，回文道：「此女陽壽已終，魂魄應歸仙籍，已遭鬼役護送他往太虛幻境去了。」黛玉聞言，痛哭不已；寶玉驚惶失色，滿面涕零。林公問道：「你們欲如何？」寶、黛二人回道：「指望這裡代他想法挽回。今他已回太虛，只怕難了。」林公說：「你們就同往太虛，求求仙姑。或有挽回，亦未可料。」寶、黛二人頓悟，一面說：「到幻境去，往返須一復時，要回家去照會明白才使得。」

於是寶、黛回歸，醒了起來。寶釵忙問如何，忽見兩個媽子回說：「方才瞧見婉香姨娘的屍漸漸動彈了，要坐起來，咱們有些害怕。」寶玉、黛玉、寶釵甚詫異，忙到床前來看，黛玉道：「婉妹妹，難得你回過來了，大喜的了不得。」只見婉香睜開眼，四處一望，說道：「寶二爺在這裡，寶姑娘、林姑娘都在這裡。」黛玉聽其語音不同，稱呼改換，心內猜疑。忙道：「婉妹妹，你且靜靜的養息再說話罷！」此人道：「呵呀！林姑娘，怎麼叫我做婉妹妹？如何當得起？我於今不是五兒，是晴雯回生了。」

眾人聽說，吃一大驚。寶玉此時心裡顛倒錯亂，喜樂憂愁無從辨別。喜的是晴雯借屍復生，憂的是婉香自此長逝。猶如酸甜苦辣吃在一口，辨不出什麼味來。只得說道：「晴雯姊姊，你沒了六七年了，於今怎能夠回過來？」晴雯道：「待我起來慢慢告訴二爺。」黛玉道：「你且盥沐收拾。」

於是晴雯梳洗畢，又喝了些燕窩湯，再說道：「我自從那年斷了氣，即進來辭別二爺。」說到這句，淚珠滾滾，聲咽難言。寶玉道：「你於今已回過來，不必傷心了。」晴雯擦了淚，又說道：「出去到了城隍廟，城隍老爺說我是上界仙女臨凡，將我送回太虛境，見了警幻仙姑。蒙仙姑抬舉，叫我做妹妹。他說：『今日你歸來，已消塵劫，因你在生，被惡人譖訴，以致殞命，復又焚化

形骸，此是你解脫乾淨的因果。但你還要還魂，與神瑛侍者再續……」說到此句，臉一紅，不言語了。寶玉問道：「再續」什麼？」晴雯道：「這話二爺聽不得。」寶玉笑了一笑，釵、黛二人會意。黛玉道：「你且出去走走。」寶玉退出外間，黛玉湊到晴雯面前道：「你對咱們說不妨。」晴雯又紅著臉，低低說道：「再續前緣。」寶釵笑說：「你還害什麼臊？你這身子已合二爺睡過兩年，還用什麼『再續』？已經爛熟的了。」晴雯道：「這個身軀是五兒的，我的魂靈合二爺並未沾染。」

正說時，寶玉又進來了。黛玉又問：「再怎麼樣？」晴雯又道：「仙姑說：『幾年後五兒歸來，你再借他的屍回魂。』我說自己屍身銷化，借人軀殼如寄人籬下，終無趣味。仙姑說：『原來你不知道，你同五兒一正一副，職司白帝宮蕪蓉花神。這蕪蓉花開，每多並蒂，你二人常興並蒂之思，所以調下凡塵歷劫。原是一本雙華，注定此時一身兩用。好在你們同心合志，聲氣相通，於今竟作一個寄生人兒，亦見得天地鍾靈，神仙妙用。豈不好嗎？』我在幻境，仙姑傳授書字仙術索隱數，能知幽暗。今五兒妹妹一到，即把我送回來了。」

話分兩頭，柳嫂子聽說五兒斷氣，已哭得發厥，大半天才甦醒過來。及聽說五兒已回轉來了，慌忙趕進來，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天老爺有眼，把我女兒放回來了。」晴雯道：「柳媽媽，我是晴雯，借你女兒的身子還魂。我就算你的女兒，你就是我的媽了。」柳嫂子又哭起來，道：「這麼說，我的女兒還是個死的了。」寶玉勸道：「你不必傷心，橫豎這個人還是你的女兒，不過換了神魂，就算半個女兒也使得。比那一死永不能再見的，高多著咧！」柳嫂子聽寶玉勸慰，也安了心。

晴雯想起一事，在寶玉耳邊低低問道：「兩位姑娘可都是二奶奶了？」寶玉點點頭。晴雯道：「請二爺同二位奶奶坐正了，我來磕頭請安。」說著便跪了下去，三人同來拉起。晴雯又道：「我死過幾年，近來事情自然大變，求二爺合二位奶奶教給我，才好出去見人。怕的是得罪了人，又暗害我。這幾天不能出去。」黛玉、寶釵齊說：「只管消停幾天。咱們不得閒，等二爺將這幾年的事慢慢告訴你。」

二人來至上房，將晴雯借屍還魂一節備細告訴出來，通家甚為詫異。黛玉說：「他原是仙妹臨凡，大有來歷的人。」話未說終，賈政進來請安。黛玉又一一回了賈政。賈政道：「奇之又奇！寶玉這個人就有這些奇緣。」黛玉又道：「還要請老太太、舅舅、舅母吩咐一聲，將他給了寶哥哥。」賈母道：「何用說？自小兒我就把他給了寶玉，還等今日嗎？」賈政說：「我幾年前也就選中他，要給寶玉做房裡人。今日回生，我很喜歡。不給寶玉給誰呢？倒是他們的次序要定一定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襲人年紀最大。」賈政道：「不能論年紀。晴雯叫大姨娘，五兒叫二姨娘，紫鵲叫三姨娘，餘者再敘年紀。就這麼定了。」賈母道：「很妥當。」賈政向王夫人說：「你可知道？晴雯、紫鵲是老太太給的人，要列在先。可憐這沒的五兒，他合晴雯共一個身，分拆不開，該他第二是這個原故。」賈政說完，即出去了。黛玉道：「晴雯妹妹在幻境幾年，得授仙術並索隱數，人心裡若有關味的事，他都知道。」眾人聽說，懷著鬼胎，惟有鳳姐又添一件心事。

大家散後，是夜寶玉、晴雯展舊如新，其綢繆歡洽處可繼黛玉後塵。次日推說養息病體，不出見人。數日之中，寶玉將歷年某人某事如何若何說個暢快。晴雯道：「我最喜的是二爺榮顯，郡主回生。我今兒雖係借屍，畢竟也回了魂。這三件事已堵住從前褒貶咱們三個人的口，又絕了暗害咱們三個人的念，又摳了妒忌咱們三個人的心。」

正說得高興，黛玉叫晴雯改換了素雅妝飾，同見賈母。遇著王夫人已到院中，正要進去，晴雯叫聲：「太太，容奴才先請了老太太的安，再請太太的安。」王夫人一見晴雯，面有愧色，只不則聲。丫頭忙來打簾。晴雯進去，一見賈母，一面磕頭，一面嚶陶大哭起來。聲音悲慘，人人落淚。賈母道：「我的兒，你回過來了，該喜歡才是，倒反傷心。」晴雯道：「若非奴才遲久緣深，神氣尚在，還能夠再見老太太的面嗎？」一面啼哭，見了眾人，請安已畢，黛玉道：「妹妹坐下來，好合老太太說話。」晴雯道：「太太、奶奶們都站著，奴才那有坐位！」有個彩嬪說道：「郡主賜坐，不能推的。」晴雯告了坐。賈母亦叫邢、王夫人坐，一面說：「咱們今兒……」

此話未完，只聽得院中一陣腳步聲響，丫頭忙進來說：「王媽媽發瘋似的跑來了，許多人抓他不住。」果見王善保家的跑進來，撲在地下，嘴裡喊道：「菩薩老爺饒了我罷！再不敢挑唆二太太陷害好人了。」一面喊，一面自己狠命的掌嘴，打得掉牙流血。漸漸息氣屏聲，伏著不動。明知是晴雯用法處他泄恨，人人心驚。周瑞家的央告晴雯道：「大姨娘，饒了他罷！」

晴雯沉下臉來說道：「我那年遭他誣枉，臥病在床，太太發怒，雷霆火炮的把我拉起來，片刻不停，登時攆了出去。那時候誰肯饒我一點兒？斷了氣，屍骸未冷，可憐還容我不過，將我的屍骸未冷，可憐還容我不過，將我的屍身燒作飛灰，無蹤無影。」一面說著，更哭得言悲聲慘。又叫：「老太太、郡主！可憐我此時的皮囊還是借的，只算個空空兒，光一口氣在罷了。」黛玉聽說心酸，哭起來道：「妹妹，卻怨不得你痛恨，實在令人傷心，我也不忍聽了。」賈母亦哽咽難言，停了一會，顫巍巍的向王夫人道：「你待他過於歹毒了，我倒不知是這麼著。」王夫人站了起來。比時都有垂淚替晴寶不平的，也有害怕的，又有笑王善保家的，還有贊歎黛玉仁慈的，紛亂不一。

賈母一想，對晴雯道：「你這麼個人很好，面好心好，事事都好，我很瞧得起你。老爺不糊塗，又瞧得起你。郡主更瞧得，叫你做妹妹。此後誰還敢小覷你？怕不揭他的皮？」忽見王善家的陡然爬起來道：「好了！菩薩老爺去了。」媽子將他扶回。於是眾人個個心搖舌吐的道：「了不得！了不得！怕死人。」從此不敢怠慢晴雯，並且格外敬重。

眾人散後，黛玉同晴寶回來，一面笑道：「你這法兒很好，為人不費事。」晴雯道：「這是先報他個信，慢慢的再收拾這惡東西。我被他害得無影無形，就罷了嗎？也要將他弄作飛灰才罷。」

到了夜間，寶玉、黛玉、晴雯挑燈話舊。晴雯道：「咱們都是過去回生，嘗過那苦味兒，此時才嘗著甜頭。我又慮婉香妹妹正在吃苦，不知可得回頭。」說時淚下如雨，正打動寶、黛二人心事，一齊哭了。寶玉道：「先前苦了你一人，我時常暗中落淚。今你回生，婉妹又沒了。我此時顧此失彼，心中兩歧，竟不知怎樣才好。」晴雯道：「我想請二爺合郡主帶我到幻境去，求仙姑替我合婉妹想一長策。我既回生，諒必總有幾歲年紀。不如分一半與婉妹，他得我的壽，我借他的軀。他來我去，我至他回，彼些更番替換著過。可好麼？」寶玉、黛玉聲淚俱下，說道：「你如些在心，必得上天庇佑。咱們三人情同生死如此。」又將此話告訴寶釵，叮囑且勿聲張。

於是三人焚香入夢，同到太虛叩見仙姑。仙姑笑道：「你們來意，我已預知。早已代達天庭，照依晴妹之論。」仙姑又叫婉香來見，悲喜交集。仙姑道：「婉妹壽數已終。晴妹回生，壽仍兩紀。上帝念你二人忠誠事主，晴妹分多潤寡，減自己之壽復他人之生，仁義存心，更屬難得。今加你二人陽壽兩紀，還有數十載光陰，恬然存活了。」晴、婉二人欣喜欲狂。晴寶對婉香道：「我合你一身兩用，彼此無分。一年之間，往來更換之期不拘長短，將來總算如何？」婉香道：「若姊姊不借我軀回生，只落得一堆黃土。今得姊姊假我長年，死而未死，三生有幸，何敢較量錙銖？我的名字，今後改叫小醮。」晴雯道：「這是你過於多情了。但我今次初回，略多耽擱。明年春盡花飛，即來換你回去。」婉香泣道：「姊姊何出此言？你棄世已久，好容易回生，縱不三年，亦當兩載，豈可急急的來換我呢？」仙姑道：「我代你們判斷：記得吳江楓葉冷，以此為期罷！」晴雯執著婉香的手，戀戀不捨。寶、黛二人勸道：「核豎炷起夢甜香，你們就可相見。」

仙姑道：「時辰促迫，你們回去罷！」於是送了寶玉、黛玉、晴雯過了牌坊，三人同路輕雲，冉冉而歸。欲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